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9)01—0111—04

论新时期大学发展战略的哲学基础

张安哥, 李永安

(华东交通大学 党委校长办公室,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大学作为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为职能的公共组织,有其特有的属性,这种属性与其它的公共组织不同,更多地表现为观念性,而非物质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实质上就是大学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哲学性的存在.从历史上看,大学从诞生起,便以哲学为依据,在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路径选择上受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大学在经历了一个膨胀式发展期后,针对当前重物轻精神,重技轻“道”的现状,应从哲学根基上进行反思,为新的发展规划提供一般意义上的战略指导.

关 键 词:大学;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 G464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的大学,走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都实现了规模上的跨越式发展.这种发展的表征是:校园面积扩大,许多大学建立了新校区;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扩招,一些大学发展成为巨型大学;校内建筑面积扩大,教学及生活设施趋于完善;不少专科学校或专门学院,通过升格冠之于“大学”之名.然而,面对资源日趋紧张、竞争不断加剧、变化越来越大的办学形势,高等学校还会不会一如既往地有这种膨胀式发展的空间呢?从多科性以上层次的大学(本论题不涉及职业培训学院)来说,下一步的发展,会有什么新的困惑,应该如何调整战略思路?针对这些问题,大学必须从根基进行审视,从哲学的依据去认识其战略规划的可能性.

1 哲学基础与大发展学战略的关系

从广义来说哲学思维属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从狭义来说哲学思维又不是科学思维,它是相对于科学思维而存在的,与科学思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大学作为一个公共组织,有一般公共组织的属性,又有其特殊的属性,如历史属性、知识属性、文化属性、创新的属性等等,因而有关大学的管理,在微观上要根据它的属性,采用管理科学的思维方法.但大学的发展战略是大学带全局性、关键性和长远性的规划方案,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中必须要有哲学的自觉,以一个宏观的、一般性的思维模式——哲学作为指导.

首先,从大学与企业的关系看,大学与企业两者有着生存和发展方面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同样面临着竞争的压力,有着形成本单位文化的要求和创立品牌的愿望.因而指导企业发展的哲学,企业管理中的哲学智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运用到大学.另一方面,大学和企业又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属性.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往往以感观的、视觉化的、浅层次的“感观文化”去诉求消费.比如开发商“一生需要三套房”的诉求,它的目的是要受众在没有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作出购买和消费的决定.而大学精英文化的属性更强,它比企业甚至社会更具传统价值的坚持性,又具有引领社会先进思潮和进步文化的开拓性.这就需要哲学思想的引导和哲学智慧的调和.

收稿日期: 2008—12—26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07ZD053);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08)规划项目(08JY09)

作者简介:张安哥(1951—),男,浙江余姚人,教授,华东交通大学党委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结构力学和高等教育管理.

其次,从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内外力量来看,在政府的主导下,大学从总体上已完成了量的扩张,这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这种扩张的背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各校趋同而特色化不明显,大学的债务危机等等.但是大学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定位、内部结构优化、内涵式提升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涉及到大学学科结构、权力结构、两种文化(人文文化和自然科学文化)等多重矛盾问题.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般的思绪方法,它是整合这些问题、实现这些矛盾对话的最好方式.在新形势下,大学要发展,高等教育改革要深化,必须把握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过去,放眼全球,还要对未来有预见性.而这种规律只有教育家才能透彻把握,“因为只有教育内部的人员才能够最真切地理解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理解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最真切地关注教育的品质和命运.真正的教育家都是从教育内部生长出来的,不可能由外部的所谓培养产生.”^[1]这就要求削弱大学的外部权力,强化大学自治.而长期形成的体制内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从事高教事业的教育者和管理者,不能被习惯化的模式僵化头脑,而要有哲学的批判意识,保持以时俱进的哲学品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决策科学化,推动大学的发展.

再次,从大学存在的价值来看,大学为何存在,仍然是目前颇有争议的话题,有关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价值取向问题,众说纷纭,没有形成共识.政府、学校本身以及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认为,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种职能,或者说加上文化传承这四种职能.根据学校的层次、特色和基本条件的不同,这些职能可以在某方面有所侧重.但在市场经济和一些不当的体制模式主导下,我国的大学在履行这些职能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异化”现象,如重学历轻能力、重技术轻人文、重科研轻教学等等.这实际上涉及到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必须将大学当作人的事业、将大学的发展置于“人”的视野,从关注人的安身立命和人的发展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去反思这个问题.

2 本体论视野:大学是物质性存在还是精神性存在

大学在经历了一个高速扩张期后,有必要对过去的发展情况作一些反思,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进行新模式的探索.这种反思和探索,中心问题是“大学为何”,即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和依据,以及面对新的形势如何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本体论问题,又是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方法论问题,因而实质上是大学发展战略的哲学依据问题.新时期大学的发展规划,要避免盲目性,应以一种一般性的、符合自己校情的思维方式来指导,这就是大学发展的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所派生的内在精神,应该始终贯穿、全方位渗透到各项规划、决策甚至是具体工作中去.

什么是本体,何为本体论?本体是关于存在及其终极意义的范畴,是有关事物存在的本质、内在根据,或是事物的本源;本体论是关于存在及其意义的一般规律的哲学.大学同其它组织机构存在的本质差异是什么,它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这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作为物质的存在来决定的,还是以一种精神或是观念形态来决定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哪个方面为主导呢,要确立高等教育战略发展的定位,就必须理清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大学更多地应该理解为作为一种精神的实体而存在.恰如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

2.1 从大学的历史渊源看大学的精神本体的属性

从历史看,大学从产生起,就表现出明显的精神本体的属性.虽然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源于对西方国家的学习,但有千余年历史的书院,可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源头之一(一种观点),甚至有的学者把书院直接认定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虽然书院各有所差别,但是从其教育目标来说,总体是为了培养“内圣外王”的社会精英,培养学问和德行.不少书院成为历代学术交流的中心,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如湖南大学的前身,创立于北宋时期、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涌现了许多学界泰斗在此传道授业,如朱熹、王阳明、王守仁等.培养了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葆、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在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习惯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3]毫无疑问,书院的这种影响力是由精神或是观念的力量历史地叠加、交融而形成的教育和文化场域中的强有力的社会资本.

现代大学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在中世纪,当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教会无力维持意义境界时,经由中道院中介,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阐释与教化的功能便历史性地传递给了大学。大学成为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的精神空间。”^[4]虽然中世纪教会大学都是以同上帝对话,追求上帝的真知为目标,但早期的大学正是禀承了这种精神,以真知和真理的追求为使命。作为世界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其创始人洪堡认为大学应兼有对科学的探求、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这双重任务。虽然洪堡大学是在德国遭法国拿破仑侵略,要求民族自强的背景下,由皇室直接推动而产生,难免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但皇家并不直接插入学校内部的事务,洪堡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精神传统,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方法,被世界各国大学包括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所仿效。

2.2 从大学的主体——知识分子看大学的观念性存在

大学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认为,知识分子是作为观念人而存在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文化学意义上的或狭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运用思想来思考社会问题并运用思想来对特定社会困境作出的应对与选择的人们。知识分子就是以知识为基础,通过对社会困境的独立思考而形成自己的信仰与道德理念,并以这种自己认同的理念为基础形成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人。”^[5]这就是说,狭义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通过知识或是专业技能谋生的人。他必须有对社会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道德使命感,有价值的坚持性而不是趋炎附势,晚清直到民国,世局动荡,不乏“为民请命”的人,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洋务派,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革命派,以及“五四”新文化派,这些知识精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其活力正来源于“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群。而以吴宓、梁漱溟、章士钊、梁启超、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文化保守主义,以东南大学甚至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北京大学为阵地,通过刊物或社团交往圈的方式,从严峻的学理上,批判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传统价值,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风景线。从学生来说,大学不仅是为将来的职业作规划的地方,更是一个寻梦的地方,是全面提升自己的地方。大学的精神属性,正于知识人或是求知人的精神和观念属性。

3 认识论视野:对高等教育本身如何认识

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认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工具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和理性主义高等教育哲学,是高等教育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工具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又名‘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西方高等教育思想流派之一。认为理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解决广泛实际问题的手段,强调高等教育不应成为超然于社会的象牙之塔,而应面向社会,开设对社会有实际意义的课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发挥现实作用。”^[6]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理性主义高等教育哲学”或称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因此,追求具有永恒真理性的知识、培养人的健全理性应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着重传授抽象的理性知识,而不是实用的职业性知识;并强调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独立性,主张把大学与经济市场及政治场所分离。”^[7]

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正是上述的认识论哲学基础和政治论哲学基础,被认为是高等教育存在的两种主要的依据^[8]。而高等教育的这两种价值取向,源于对高等教育本身理解。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适应政治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作为纯粹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还是为了培养人的心智和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内在素质,为人的成长及养成的终身学习与思考的习惯提供关怀;或者说二者兼而有之,但多大程度上体现前者,多大程度上体现后者,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关注人本身的成长和发展?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认识问题。

大学的发展基准,一般包括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学校本身发展这三种价值取向。但三者是相互依存的,这样划分只是根据大学管理的着力点不同,而有可能达到相一致的结果。比如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办大学,无疑可以通过增大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率获得经费、招生指标等政策方面的倾斜;同时大学也可以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来增强学校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有利于学校的发展。然而,现实情况不能忽视。随着工商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我国乃至世界的高等教育工具化、功利化明显。这种大环境影响到大学师生员工,许多教师为了看得见、能够量化的所谓科研论文,为了跑项目、甚至到校外淘金,过分地分散

精力,而忘却了自己最本职的工作是教书育人。“大学为钱(经济)”成为“大学为何”的一般回答.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是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总的评价方式不够科学,各种评估标准趋于易操作的“量化”,除此之外似乎拿不出更好的办法.二是在政府主导的这种大环境下,大学也疲于应付,要求教职工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要做多少课题,完成多少科研工作量,以此作为考评和提职的依据.在这种制度下,教研人员很难沉下心来去作一项长期的科研规划,也不愿意冒着风险去进行结果“不可知”的创新,更不用说作好一生的职业素质拓展规划,因为即便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由于不符合既定的游戏规则而吃亏,甚至被淘汰出局.在这种情形下,大学便背离了其一直以来提倡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便丧失了其存在的精神属性,被物化了.这种现状的产生,从哲学上来反思,实际上是过分强调工具主义教育哲学的结果.

4 结语

任何一种价值的选择,都是由历史发展的条件为依据,但是,历史往往是呈螺旋式曲折发展的,人们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批评象牙塔里的理性时,人们又苦于工具主义的泛滥,有感于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精神和崇尚真理的品格,没有很好地履行提高人性精神的张力和传播精英文化的使命,而又转而怀念和诉求象牙之塔.然而,高等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并不都是矛盾的.很多有价值的创造,都是在自由状态下完成的.许多有所创造的著名学人,他们为求知而求知,求知的目的并不首先就考虑为所谓实践服务,只是为追求一种生活状态,使自己活得更明白一点.他们以一种看风景的悠闲心境去求知和创造,最终反而达到了工具理性所诉求的目的,这正如对科学和上帝同样痴迷的牛顿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作为大学,是否应该有这样博大的胸襟,去构筑一种有利于“大师”成长的环境,形成一种教学和科研相统一,有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反思能力及批判精神的学术氛围呢?

大学发展战略,其本身是一种规划和规划后运作的统一体,规划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发展战略的目标应该是清晰的,方法应该是科学的,全体成员的行动应该是有共同方向的.尽管这种规划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作适当的调整.大学发展规划本质上是一种目标管理,亦可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过程管理.任何管理,它都应该有一个哲学的内核贯穿其内,要确立大学发展战略的目标及为达到目标的运行机制,必须要有哲学的根基.这种作为大学发展根据的哲学,实质上规定着大学的发展定位和路径选择;主导着大学及学人的教育观念;规范着大学发展的运行方法;并且有反思大学在人与世界关系中角色定位的功能.

因此,大学既要把握形势又不能随波逐流.必须清楚,在完全封闭的象牙塔内追求所谓真知的历史,不可能回归.同时,对于目前工具主义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危害,乃至对工具主义本身想要达到的目标(社会发展)实现的阻碍,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忧患意识,并力争为改变现状而有所作为.这就要崇尚大学精神,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不能丢开精神品格的伸张,应以符合人(教职工和学生)的自由发展的人本哲学为依据.应始终牢记,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社会的发展核心是人的发展.

具体到某所大学,还应该在充分把握校情的基础上,把握特色,发展“自己”,从研究性大学来说,应该注重学术传统,要有精英意识,重视批判性思维和精神文化要素的培养和传承;从一般教学型的大学来说,在注重专业素养的同时,不能忽视通识教育.一句话,大学不能被功利化的社会所左右,不能见物不见人,成为社会的尾巴,而是要更多地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要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引领者.

参考文献:

- [1] 王长乐.中国大学——精神流浪者[EB/OL]. <http://www.scincenet.cn/html/shownews.aspx?id=176379>, 2007-04-03/2008-05-10.
- [2] 梅贻琦.就职演说[A].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
- [3]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7.
- [4] 林琳,刘亚敏.基督教信仰与大学起源——以大学的精神存在为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06(6):93.
- [5] 萧功秦.知识分子和观念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9.

[6] 朱九思,姚启和.高等教育辞典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92.
[7] 朱九思,姚启和.高等教育辞典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3. 169.
[8]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 [M]. 王承绪.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3—18.

O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ZHANG An-gē LI Yong-an

(President Offi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as a public organization of educ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ing and providing social service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public organization. It is existence of concept rather than material. To be exact it is the core of spirit and existence of philosophy. Historically, from its birth, university was based on philosophy and impacted by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s and the path of choice.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gone through an expansion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Aiming at the status quo of emphasizing material ignoring spirit emphasizing technology and ignoring moral we should reflec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providing strategic guidanc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lanning.

Key words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责任编辑:刘棉玲)